



牧野流星



梁羽生 著

上



劍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1247.5#
9824-2
1

P2

梁羽生
作品集
56

牧野流星

上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野流星/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90-0

I. ①牧…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62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4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贻来

牧野流星

出版人 祁军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 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卢延光 杨 艺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 版 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 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 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38.75印张 1097千字 插图39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86.00元(全三册)

目 录

第一回	鬼斧神工开异境 丹心侠骨创新天	1
第二回	家丑难言宁抗命 门墙羞列岂寻仇	19
第三回	石窟宗师留秘笈 林中情侣觅亲人	37
第四回	深入石林求秘笈 敢凭宝剑斗魔头	53
第五回	前路未知徒怅惘 故园遥望独彷徨	79
第六回	巧得腰牌入虎穴 敢凭硬骨斗狼兵	97
第七回	一曲悲歌吊知己 十年隐痛隔幽冥	117
第八回	岂有明珠投暗室 错将奸贼当亲人	137
第九回	何惧群魔唯奋战 却嗟知己最难求	155
第十回	险遇荒山崩雪浪 相逢古寺起风波	173

第十一回	惊听琵琶来怪客 戏倾杯酒折强徒	193
第十二回	解难分忧助镖客 同仇敌忾结良朋	213
第十三回	情意暗藏难自白 深心结纳有原由	233
第十四回	帐里香飘奇扑朔 瓜田李下惹嫌疑	251
第十五回	酒后未消豪侠气 灯前方识女儿情	271
第十六回	身世难言徒自苦 情怀愁锁倍堪怜	287
第十七回	陌路相逢情未了 芳踪难觅意如何	309
第十八回	太惜明珠投暗室 怒将宝剑护佳人	329
第十九回	骏马嘶风追倩影 惊鸿掠水未留痕	347
第二十回	觅我情郎逃玉女 阻他父子动干戈	365
第二十一回	少侠寻人来塞外 神偷引路入藏边	385

第一回 鬼斧神工开异境 丹心侠骨创新天

临异境，林石涌奇峰。万笏朝天惊鬼斧，千岩竞秀诧神工，人在画图中。

——调寄《望江南》

森森剑戟千峰立。怪石奇岩，千姿百态：如雄鹰展翅，如骏马扬蹄；如高僧入定，如西子捧心；有的孤峰拔起，如笔峭；有的群峰陈列，如帐屏连。远看如有千万铁骑，披甲待发；近看则似刀林剑树，毕露锋芒。

这是不知多少个千万石笋构成的一片石林。是云南省路南县素有“天下第一奇观”之称的石林。

据说这一高原地带，远古原是一片海洋，以后地壳变动，海底变成陆地，这些风姿绰约的巨石，正是当年海底的岩石，在逐步露出海面时，受海水冲刷而成。后来海枯了，石烂了，就变成了这一片千姿百态，瑰丽无俦的石林。

一个满面风尘的中年书生，正在缓缓走近石林的入口。形容虽有几分憔悴，却掩盖不住他那精光四射的炯炯双眸。

他走近石林，抬头一看，只见头顶一块悬空的大石上题有“天开异境”四个朱笔红字，书法遒劲，不知是哪一代名家所题。两旁大石，一边刻的是“大气磅礴”，一边刻的是“鬼斧神工”。望入“林”中，但见怪石嵯峨，星罗棋布，布成了恍如万户千门。令人既是憧憬林中的奇景，又是隐隐觉得有点可怖。

书生心里想道：“徐霞客游记中曾有诗云：石林万户千门闭，不亚武侯八阵图。若然没有当地土人向导，切不可孤身擅入。看来不是夸大之辞。”

他沉吟片刻，终于还是步入石林。

林中景色，果然是想像不到的奇丽。但见曲径通幽，石廊相接。潜瀑暗流，在纵横交错的石罅中缓缓穿过，但闻水声，不见溪流。踏入石林深处，就似进入了一个地下迷宫。这书生转了几转，已经不辨南北西东了。

“天开异境，果然名不虚传。”书生想道：“可惜此际我却是无心游玩。”

原来他并不是为寻幽探秘而来，他是来找寻一个人的。

正当他走到一处光线黯淡的乱石丛中，浮想联翩之际，忽觉微风飒然，突然有一个人从他背后跳出来，一抓就抓向他的琵琶骨。那人出手之后，方始喝道：“你是什么人？”

中年书生沉肩缩肘，一个“怪蟒翻身”，身形半转，就凭肩头一沉一转的力道把那人带过一边。可是他却并没有回答那人的问话。

那人的手指刚刚触到他的肩头，就给他用上乘武学中的“卸”字诀化解了攻来的力道，一抓抓空，不觉大吃一惊，情知遇上高手，忙再问道：“你究竟是谁？你不说，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中年书生恍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脚跟一转，竟然转回到原位，背向着他。

那人一声长啸，心里想道：“只要我能支持片刻，师父一来，便可无妨。”他已知道对方乃是劲敌，下手便不留情，一招“排山倒海”，双掌同时劈下，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名实相符，掌力的强劲，果然是有如排山倒海。

中年书生反手一挥，使的是一招普普通通的招式，“玄鸟划砂”。单掌之力抵住他的双掌。那人刚猛之极的掌力竟是不能向前推进一步，但也没觉得对方的反击之力。试了两招依然试不出对方路数。陡然间，只觉对方那股抵住他的力道消失于无形，身体失了重心，不由得脚步一个踉跄，几乎跌倒。

那人身手也是端的敏捷，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身形一飘一闪，



杨华“啊”一声叫起来道：“你、你是二
师父么？”

方位立变。回过身来，竟不救招，反取攻势。右掌向外一挂，左拳翻起，一招“羚羊挂角”，击向敌手面门。

中年书生似乎也没想到他这拳法变化得如此精奇，轻轻说了一个“好”字，双手忽然贴住膝盖。

这一下变化更是大出那人意料之外，按说他的拳势如此凌厉，对方若不招架，必定就要闪避。哪知中年书生却是把双手垂下，既不招架，也不闪避。这霎那间，倒是令他不觉怔了一怔了。

说时迟，那时快，中年书生双掌一扬，迅即左掌抚拳，躬腰一揖。只听得乒的一声，那人已是给他的拳头打着。

可是这一拳看来虽然来势狠猛，着体却是毫不疼痛。那人呆了一呆，啊呀一声叫起来道：“你、你是二师父么？”原来中年书生刚才打着他那一招，乃是点苍派的“请手式”，别的门派“请手式”只是表示礼貌，只有点苍派的“请手式”可以用来伤人。这人在八九岁的时候，曾在点苍门下，跟着中年书生学过入门的功夫，深奥的功夫尚未学到，“请手式”则是会的。

中年书生哈哈一笑，说道：“华儿，你长得这么高了，武功也大大长进啦！”

此时他们已经站在比较明亮的地方，中年书生定睛一瞧，只见眼前这个少年，面貌已是和小时大不相同。但却是越看越像他的好朋友孟元超了。中年书生想起了孟元超，想起了孟元超的爱侣云紫萝。如今孟元超是下落未明，云紫萝则已长眠地下。不由得心里一酸，强自忍住眼泪。

这少年则是欢喜非常，抱着中年书生叫道：“二师父，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大师父好吗？”

原来这个中年书生乃是“点苍双煞”中的段仇世，这个少年是他的徒弟杨华。杨华所问的“大师父”，亦即是段仇世的大师兄卜天雕，则早已在七年之前死了。他死的那天也正是杨华被他们的仇家掳去那一天。

杨华发觉师父的神色有些不对，心中隐隐感到不祥之兆。连忙问道：“二师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和我说吧。”他想不到分开七年之后，师徒忽地重逢，这霎那间，一幕幕的往事，不由得

从心头翻起。

回忆的幔幕拉开，最先出现的是一幅灵堂惨象，他的父亲杨牧是个名武师，不知为了什么，一天晚上，忽然自缢死了。他对父亲的印象甚是模糊，在他的记忆之中，父亲似乎也不怎样疼他，偶尔对他表示亲热，也总是当着母亲的面，好像是有意做给母亲看的。他虽然不懂事，小小的心灵还是感觉得到的。不过父亲死了，他当然还是难过的，尤其那一天灵堂发生的事情，他更是忘怀不了。

“好凶的姑姑！”回忆的第二幕就是母亲和姑姑在灵堂吵架了。母亲给姑姑赶跑，接着有一个不速之客到来，把他从姑姑手里抢了去。这个人自称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不过这个“宋叔叔”却对他很好，他带他去找寻母亲。

母亲没有找到，在半路上他又给两个人抢去了。这两个人就是后来变成了他大师父和二师父的卜天雕与段仇世。大师父相貌凶恶，起初他很害怕，但大师父对他可比宋叔叔还好，他也就喜欢他了。他也同样喜欢二师父，二师父除了教他武功，还会教他读书写字。

回忆的最后一幕是在点苍山，二师父不在家，大师父不知为何受了伤，和他一同住在一个姓凌的伯伯家里养伤。那晚发生的事情，现在想起心中犹有余怖。

那天晚上他在睡梦之中给人惊醒，原来不知是什么时候有四个一模一样的人闯了进来，正在和他的大师父打架，凌伯伯则已躺在血泊之中，发出惨厉的呼叫。

他不知道大师父后来怎么样，因为那四个人，后来他才知道是滇南四虎，把他交给一个道士，那道士抱了他就跑下山，跑了好远好远，他还隐隐听得山头上的高呼酣斗。

那道士对他很凶，说他的父亲是反叛朝廷的大贼，他很奇怪，父亲若是“反贼”，为何没有公差捉他，他还记得父亲出殡那天，还有本县的县官前来送殡。那道士一路上虐待他，他几次要跑又跑不掉。直到碰上现在的师父方始解除苦难。

回忆飞快的一幕幕从脑海中闪过，忽听得段仇世一声苦笑，将他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段仇世苦笑说道：“你大师父的事，我慢慢

会告诉你的。还有许多事情我都要告诉你。不过现在你可先得带我去见你的师父。”

杨华又惊又喜，说道：“二师父，原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正想禀告你呢。”

段仇世笑说道：“我当然知道。你的师父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已经找了你们七年了！”

话犹未了，忽地又有劲风飒然，来自身后。段仇世反手一勾，那人一托他的肘尖，骈指如戟，便从肘底穿出点他穴道。段仇世叫道：“好惊神指法！”沉掌一掬，双方电光火石似的分开。杨华方在叫道：“两位师父，你们不是，不是好……”“朋友”二字尚未说出，段仇世和那个人已是手拉着手，哈哈大笑。这人不是别个，正是杨华现在的师父丹丘生。

段仇世道：“恭喜你练成了失传的惊神指法，又收了好徒弟。”

丹丘生微笑道：“你的绵掌功夫也练得很不错呀。依我看来，比你从前练的毒掌还要强呢。至于说到徒弟，嘿嘿，这是我间接抢了你的，你是不是来兴问罪之师？”

段仇世笑道：“你把他调教得这样出色，我感激你还都来不及呢。不过你为何不在崆峒山，却搬到这儿来住？”

丹丘生道：“这地方不好吗？”

段仇世道：“好虽是好，想像中神仙的洞府大概也不过如是。但却害我找了你们七年都找不着！”他心里正是有一个闷葫芦想要丹丘生为他揭开。

丹丘生道：“咱们到里面说话。石林中风景最美的地方，你还没有看到呢。华儿，你去取酒来。”

段仇世跟着丹丘生钻过几个幽暗的山洞，忽见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峭壁下面一个小湖，湖边野花杂开，幽香扑鼻，峭壁上题有“剑峰”两个隶书大字，湖边一块石头上则题有“剑池”两个较小的草书字体。剑峰上透下天光，令湖光更增潋滟。花枝低桡，从峭壁上横伸入湖，湖中花树倒影和石峰的倒影构成了绝美图画。段仇世赞叹道：“此处果然是世外桃源，怪不得你乐而忘返了。”

丹丘生道：“相传明代的大侠张丹枫曾在此峰练剑三年，日常

在湖中洗剑。故此峰名剑峰，池名剑池。”

段仇世道：“名山胜地，更加上这段侠士的传说，那是更足令风景生色了。咦，这边还有一座石碑呢。”

丹丘生道：“这是黄道周写给徐霞客的一首七言古诗，后人将它刻为碑记的。张丹枫的传说未必可靠，这座诗碑却是不假。”

黄道周是明末在南京殉国的忠臣，徐霞客则是大旅行家，两人志趣不同，事功有异，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段仇世道：“黄徐二公都是我所仰慕的先贤，这座诗碑倒是不可不读。”当下拂拭残碑，读那首诗：

“天下骏马骑不得，风髯雪尾走白日。

天下畸人癖爱山，负铛泻汗煮白石。

江阴徐君杖履雄，自表五岳之霞客。

鸢肩鹤体双瞳青，汗漫相期两不失。

事亲至孝犹远游，欲乞琅玕解衣织。

万里看余墓下栖，担羹脱屣鹭鸟啼。

入门吹灯但叹息，五年服阙犹麻鞋。

贵人驿骑不肯受，掉头毕愿还扶藜。”

段仇世叹道：“一个是忠臣，一个是高士，事功不同，但都是毕生从事于实现自己的志愿。他们的这段友情，也足以垂式千古。”

丹丘生道：“听说你结交了一派反清义士，这些年来，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我虽不能追随君后，亦是颇以有你这样一位朋友自豪呢。想必你是以黄道周自期了。”

段仇世说道：“我的朋友中倒是不乏黄道周这样的人物，我却是渺不足道了。和老朋友我是不会说客气话的，丹丘兄，你听来的那些关于我的消息，其实十九乃是耳食之言。我虽然结交了一些反清义士，但这些年我实是一事无成。说起来我还是要羡慕你呢。”

丹丘生苦笑道：“我有什么值得羡慕？”

段仇世道：“你在这世外桃源，安享人间清福，还不值得别人羡慕么？”

丹丘生叹口气说道：“你以为我是在这里享清福么？”

段仇世诧道：“我只道你像徐霞客那样，踏遍了天下名山，最

后选择这洞天福地定居。莫非你是另有不得已的苦衷。”

丹丘生道：“不错，我正因为迫不得已，方在这里匿居的。”

段仇世颇感意外，问道：“是谁迫你？”

丹丘生道：“我得罪了掌门师叔，又不见谅于同门，如今已是崆峒派的弃徒了。”

段仇世吃惊道：“你是崆峒派最杰出的人物，脾气在常人眼中看来，虽然怪僻一些，我相信你也不至于犯了什么太大的过错，他们怎的如此绝情？”

丹丘生道：“我也不认为我有什么过错，错就错在不肯同流合污。”说到这里，语气已是显得颇为愤激。

段仇世道：“可是为了你救华儿一事引起的么？据我所知，华儿是给你的一位不肖师弟串通了滇南四虎，从我师兄那里抢去的。后来听说你曾替掌门师叔执行戒律，把这位不肖师弟逐出本门。”

丹丘生说道：“原来这件事情你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那就不用我和你再说了。不错，我是曾为此事，被掌门师叔怪我擅自作主。不过，我之所以不见容于同门，却也并非只是为这件事情。”

段仇世道：“那又是为了什么？”

丹丘生摇了摇头，说道：“家丑不可外扬。段兄，你虽然是我的好朋友，请恕我也不便对你详言。”

丹丘生这样说了，段仇世自是不便追查下去。转过话题问道：“那么你是为了不愿意见到同门，才躲到这里的吗？”心想以丹丘生那么高傲的性情，不见于同门，甚至无辜被逐，那也难怪他要伤心遁世的。

丹丘生道：“不是我要躲避他们，是他们要把我置之死地！”

段仇世听了此话，不禁骇然。这才知道丹丘生所受的委屈，有更甚于被逐出门墙者。但由于这是丹丘生的“家丑”，他固然不愿详言，段仇世也是爱莫能助。

丹丘生苦笑道：“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知道我的消息了吧？我是怕你为我打抱不平！”

段仇世道：“贵派之事，外人自是不便干预。但令师叔似乎并非不明事理之人，我是否可以替你设法疏通？”

丹丘生斩钉截铁地说道：“段兄，你的盛情可感。但这件事情，你最好还是别要多管！”

段仇世无可奈何地说道：“我也知道你这个忙我是帮不了的。但你就甘愿终老此间了么？虽然这里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丹丘生道：“不甘愿又怎么样，我是认命了。这地方本来是有人住的，二年前我找到了这个地方作为隐居之所，还因此结了一个仇家呢！”

段仇世道：“那是何人？”

丹丘生道：“三十年前，有个横行天下的大魔头，名叫孟神通，想必你会知道？”

段仇世道：“听说他是和前辈武学大师金世遗同一代的人，两人曾经几度交手，互有胜负。后来死在女侠厉胜男的剑下。”

丹丘生道：“不错，孟神通的故事，武林中人大都耳熟能详，不过他虽然死了，却还有一个姓阳的徒孙，苦练他传下来的修罗阴煞功，恐怕就少人知道了。”

段仇世不禁又吃一惊，问道：“你说的那个仇家，就是孟神通这个徒孙吗？”

丹丘生说道：“正是。他收了几个徒弟，霸占石林，准备重开门户，与各大名门正派争雄。为了他的修罗阴煞功尚未练得大成，恐怕泄漏风声，是以不但不许外人踏入石林，附近的土人，也都遭了他的毒手。”

段仇世心道：“怪不得找不到土人作为向导。”说道：“这妖人如此可恶，换了是我，我也要把他除掉。”

丹丘生道：“可惜我还不能将他除掉。但也幸亏他的修罗阴煞功尚未练成，我才能够将他逐出石林。”

段仇世道：“如此说来，你还得提防他来报仇了。”

丹丘生道：“当时他给我伤得不轻，大概还得三年方能恢复功力。”

段仇世道：“他会不会跑去与你的同门勾结？”

丹丘生道：“这个我想大概还不至于。崆峒派虽然出了若干不肖之徒，勉强也还算得是名门正派，怎会和这个作恶多端的妖人勾

结？这个妖人生怕别人知道他是孟神通的徒孙，想来也不敢去找崆峒派的。”

段仇世道：“但愿如此。”显然仍在担心。

丹丘生忽道：“段兄，你若是一定要帮我的忙，我倒有一事请托。”

段仇世说道：“那你说吧。你的事情，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丹丘生笑道：“也用不着你赴汤蹈火，我是想请你既作黄道周，又作徐霞客。”

出语突兀，段仇世听得莫名其妙，不觉怔了一怔，笑道：“我是做不来黄道周，恐怕也做不来徐霞客。徐霞客踏遍天下名山，我哪有这许多余暇。”

丹丘生笑道：“我不是要你云游四海。你且听我先说一个徐霞客的故事。有个和尚名叫静闻，据徐霞客所记，他‘禅诵垂二十年，刺血写成法华经，愿供之鸡足山’。明末崇祯年间，徐霞客与他结伴同行，至湘江遇盗，和尚被打落水，擎经于顶，一页不失。幸而那强盗只谋财，不害命，徐霞客被劫后，与静闻一路化缘，至广西南宁，寄榻于崇善寺。静闻病死。后来徐霞客携他的骨灰与血写的法华经，间关五千余里，终于到了鸡足山。经供之‘悉檀寺’，骨灰也埋在鸡足山，并为之立塔。完成了朋友的心愿。”

段仇世赞叹道：“如此交情，真可说是生死不渝了。”

丹丘生道：“徐霞客有《哭静闻禅侣诗》六首，写在‘悉檀寺’的经舍壁上，我那年游鸡足山曾经读过，可惜如今只记得两首了。我念给你听：

‘鹤影萍踪总莫凭，浮生谁为证三生。护经白刃身俱赘，守律清流唾不轻。一篲难将余骨补，半途空托寸心盟。别时已恐无时见，几度临江未肯行。（原诗有注云：江中被劫，上人独留刃下，冒死守经，经免焚溺。）

同向西南浪泊间，忍看仙侣坠飞鸢。不毛尚与名山隔，裹草难随故国旋。黄菊泪分千里道，白茅魂断五花烟。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羽生按：此两诗见《徐霞客记补篇》）

段仇世击节赞道：“好，至性至情，真是好诗！”

丹丘生说道：“我见弃本门，又结强仇，说不定什么时候死在此地。臭皮囊我是无须劳你把骨灰携返老家的了，但我写的崆峒武学发微，却是花了半生心血，研究本门武学的一点心得，敝帚自珍，在我来说，是等于静闻和尚珍视他用自己的血写成的法华经的。”

段仇世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是要我像徐霞客那样。他替静闻送到鸡足山，你要我送给何人？”

丹丘生道：“我死后请你把我的遗书送给我的掌门师叔，若然他也死了，就送给继位的掌门人。你愿意吗？”

段仇世笑说道：“此事不过举手之劳，但你胡为出此不祥之言，说不定你会长命百岁，我还死在你的前头呢！”

丹丘生哈哈大笑，说道：“你素来豁达，何必忌讳一个死字？你现在没病没痛，三个月内，不会死吧？”

段仇世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也说不定啊！”

丹丘生正容说道：“段兄，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你走的时候，我就把这本书给你，请你务必替我了结心愿。”

段仇世见他如此郑重付托，只好说道：“好，我答应你。不过，你的同门……”

丹丘生已知他的心意，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我被逐出门墙，同门对我不好，但毕竟还是同门。崆峒派的武学，总不能落在异派妖人手里！”

段仇世道：“你何不传给华儿，让他将来归还本派？”

丹丘生道：“我和你一样，都是并不重视门户之见的。但我的师叔、师兄、师弟可就不是这样了。华儿是我的徒弟，也是你的徒弟，又是杨牧的儿子，他身兼三派武功，即使我未曾被逐出本门，收他为徒，也是犯忌。他若然把我的遗书拿去送给掌门师叔，只怕还会连累他呢。”

段仇世知他说的乃是实情，于是笑道：“好，那么只能由我来替你以德报怨了。”心里则在想道：“不过，你尚未知道华儿的身世呢，他可不是杨牧的儿子。”